

妹妹的坟墓

SISTERS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名家

(美) 罗伯特·杜格尼 著

李玉兰 译

GRAVE

妹妹失踪多年，尸体却始终未被寻获
当时的罪证与目击者供词都指向她被谋杀致死
嫌犯获判无期徒刑

我决不相信这就是真相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悦读名品出版公司

妹妹的坟墓

My Sister's Grave

(美) 罗伯特·杜格尼 著

李玉兰 译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妹妹的坟墓 / (美) 罗伯特·杜格尼 (Robert Dugoni) 著;
李玉兰 译. — 北京: 化学工业出版社, 2017.2

书名原文: My Sister's Grave

ISBN 978-7-122-28790-8

I. ①妹… II. ①罗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12572号

My Sister's Grave

Copyright © 2014 Robert Dugoni

This edition made possible under a license arrangement originating with Amazon Publishing,
www.apub.com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6 ERC Media (Beijing), Inc.

All right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Amazon Publishing 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。未经许可,
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, 违者必究。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6-9680

责任编辑: 李岩松 邵轶然

装帧设计: 王 静

责任校对: 吴 静

出版发行: 化学工业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)

印 装: 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 11 字数186千字 2017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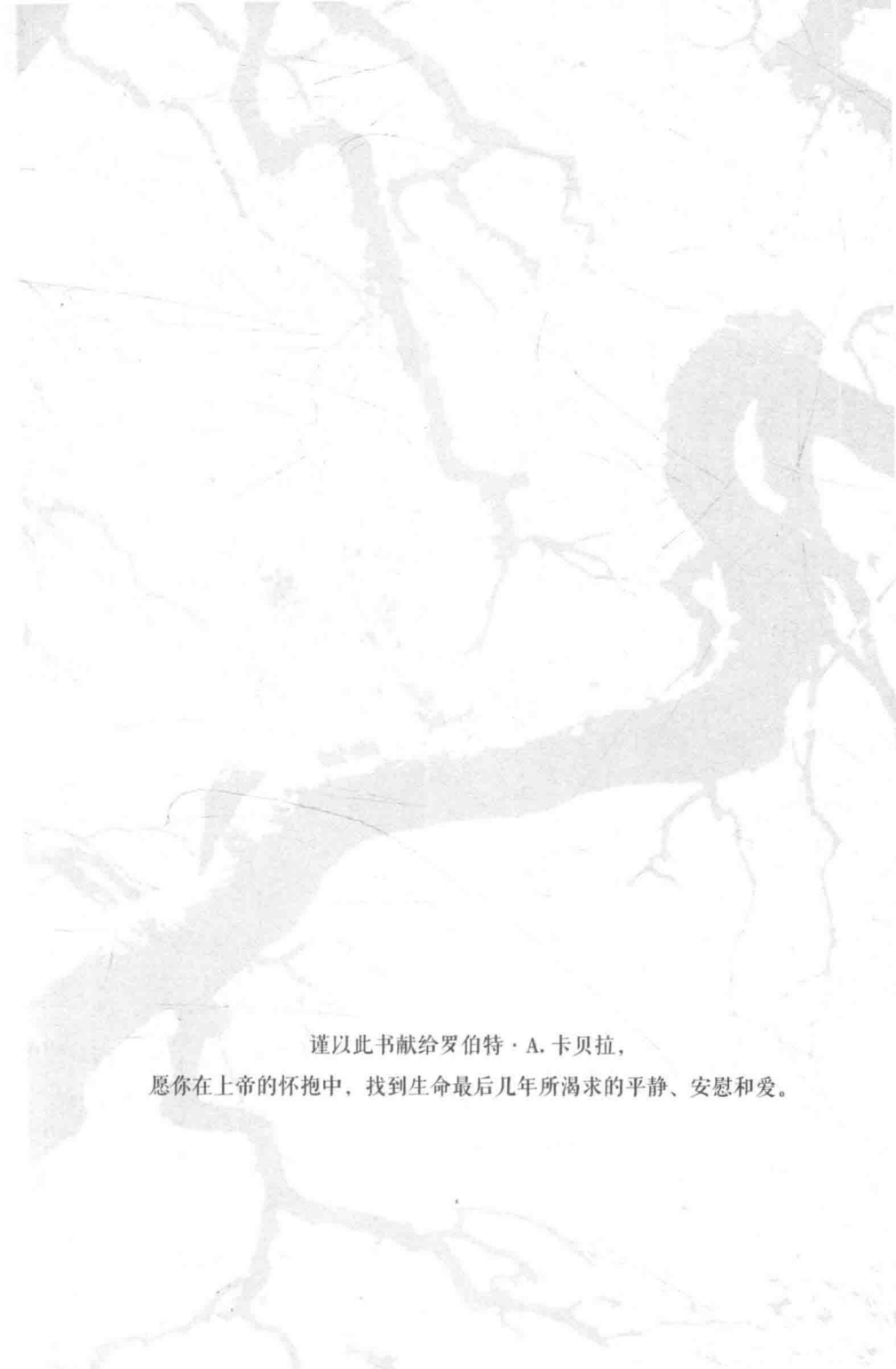
购书咨询: 010-64518888 (传真: 010-64519686) 售后服务: 010-645188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cip.com.cn>

凡购买本书,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,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。

定 价: 38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谨以此书献给罗伯特·A. 卡贝拉，
愿你在上帝的怀抱中，找到生命最后几年所渴求的平静、安慰和爱。

第一章

宁可纵放一百，不可错杀一人。

——威廉·布莱克斯通爵士，《英国法律评注》^①



① William Blackstone, 十八世纪著名法学家。

1

她的警校战术教官喜欢在晨练时奚落他们。他总是说：“大家都高估了睡眠的重要性。你们将会明白，人即使不眠不休，也能生龙活虎。”

他骗人。

睡眠和性爱一样，获得的越少，就越渴望去满足，而最近崔西·克罗斯怀特两样都很缺乏。

她转了转肩膀和脖子。因为没时间晨跑，她的身体变得很僵硬，整个人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，她记得自己睡得不多（如果真睡着过的话）。医生告诫她少吃快餐、少碰咖啡因——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，但好好吃饭和运动一样需要时间，对于正在调查凶杀案的崔西来说，两者都太奢侈了。至于戒掉咖啡因嘛，那就等于不给汽车加油，没有咖啡因会要了她的命。

“嗨，这么早就来啦，教授。是谁死了？”

维克·法齐奥硕大的腰身倚靠在崔西的办公桌隔板上打着招呼，这句虽然是重案组老掉牙的玩笑，但在法兹嘶哑的嗓音和新泽西的粗犷口音下，一点也没有陈腔滥调的感觉。他的灰发呈蓬巴度飞机头往上梳，五官厚实而多肉，这位自称“意大利兄弟”的凶杀组探员，活脱脱是黑手党电影里沉默的保镖模样。他手上拿着《纽约时报》的填字游戏和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，看样子咖啡因在他身上发威了。法兹上厕所的时候，若有人想如厕，只能自求多福。众所周知，他习惯花上半个小时研究填字游戏的答案，或是阅读一

段特别引人入胜的章节。

崔西把早晨打印好的犯罪现场照片拿出来，抽出其中一张递过去，说：“奥罗拉大道上的舞女。”

“听说了，真够变态的！”

“我看过更惨不忍睹的性工作者死状。”

“我都忘了，当时你吓坏了，所以才决定放弃性爱到死。”

“死可比那简单多了。”她盗用法兹曾说过的俏皮话。

有人发现舞女妮可·汉森四肢反绑在背后，被弃尸在北西雅图奥罗拉大道上，一间廉价汽车旅馆的房间内。她的脖子上套着绞索，绳子沿脊背而下，绑住手腕和脚踝，呈现出一种很诡异的姿势。

崔西再把验尸报告递给法兹。“肌肉痉挛引起的紧绐性疼痛迫使她伸直双腿来减轻痛楚，直到把自己勒死。高明吧？”

法兹看着照片思索，说道：“你不认为他们打了活结，或用其他方法来解套？”

“蛮有道理的推测。”

“那你的看法呢？有人坐在那里，兴高采烈地看着她断气？”

“或许是玩过头，男人慌了，逃之夭夭。无论如何，她不可能自己把自己绑成那样。”

“或许就是她自己绑的。可能她和胡迪尼^①一样在玩逃脱术。”

“胡迪尼可是自己解开了绳子，那才叫逃脱术。”崔西收回验尸报告和照片，放到办公桌上，“所以我才这么早来，在这个荒谬的时间坐在这里，可这里却只有你、我和那些信号器。”

“我和那些信号器五点就在这里了，教授。有句话叫‘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’。”

“是，是，但这只早起的鸟儿太累了，就算有虫子爬出来咬她的屁股，她也没有感觉。”

“肯辛还没来？你怎么还有心情开玩笑？”

① Harry Houdini, 哈利·胡迪尼，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魔术师、逃脱术师及特技表演者。

她看了看手表，“他最好在帮我买咖啡，但看这个情形，我自己煮可能比较快。”她朝那本书扬扬下巴。“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？想不到你也会读经典名著。”

“我想追求更上层楼的境界。”

“是你老婆帮你选的吧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法兹挺直身体，“好了，读书时间到。”

“读太多书脑袋会爆炸喔，法兹。”

他往“牛棚”（大房间）外走去，想了想又转回来，手里拿着铅笔。

“嘿，教授，帮我一个忙。我需要表达‘保证天然气安全’的英文字，这个字会有九个字母。”

崔西在进入警察学校就读前，曾经在高中教过化学，因此才在进入警校后得到了“教授”这个绰号。她秒答：“Mercaptan（硫醇）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硫醇。把它加到天然气中，如果天然气外泄了，就可以闻得到。”

“哇塞，它闻起来像什么？”

“硫磺和臭掉的蛋。”她拼出那个单词。

法兹舔舔笔尖，写下九个字母。

“谢啦。”

法兹大步离开办公室。这时，肯辛顿·洛韦刚好走进第一小组的“牛棚”，手里拿着两个高高的纸杯，将其中一杯递给崔西。“抱歉，晚了点。”他说。

“我差点儿就要叫救护车来了。”

第一小组是暴力犯罪科的四个重案组之一，组内有四位探员，包括：崔西、肯辛、法兹和德尔莫·卡斯蒂利亚诺，“意大利活力双雄”^①之二。成员们的办公桌分置在大房间的四个角落，背对着背，这是崔西喜爱的坐法——因为重案组是个玻璃鱼缸，所以隐私权格外珍贵。正方形隔间的中央、工作台下方，存放着重案组档案匣，但每个组员负责的重大伤害案件档案则放在各

① Dynamic Duo，出自《蝙蝠侠》漫画。蝙蝠侠和搭档罗宾，有时候会被称为“活力双雄”。

自的办公桌上。

崔西双手托着杯子说：“终于来了，又苦又甜的神水。”她啜了一口，舔掉沾在上唇的泡沫，“怎么那么久？”

肯辛皱着脸坐了下来。他在大学橄榄球队当了四年跑锋，后来又在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打拼了一年，却因医生误诊造成髋关节退化而被迫退役。他迟早有一天要开刀更换髋关节，检验报告说骨头状况没有恶化，所以一次手术就够了，不过在那之前，他必须靠止痛药过日子。

“你的屁股就那么痛？”

“天气变冷就会这样。”

“赶快开刀吧，还等什么？我听说那只是个小手术而已。”

“只要是医生得把麻醉面罩往你脸上一罩，嘴上又跟你说‘成功率九成九’的手术，就不会是个小手术。”

他苦着脸移开视线，这说明他还有屁股疼以外的心事。六年来，两人肩并肩工作的经验让崔西已经很了解肯辛，从表情就可以解读出他的心思。每天一早，她知道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他昨晚过得多凄惨或是跟谁上了床。肯辛是她的第三位重案组搭档，第一位与她共事的伙伴叫弗洛伊德·海提，他却公开宣称宁愿退休也不跟女人一起工作，而且说到做到；至于第二个，他们的搭档关系维持了六个月，直到他的老婆在烤肉会上见过崔西，表明无法接受老公和当时三十六岁、身高一米七五的单身金发女郎拥有如此紧密的搭档关系为止。

因此，在肯辛自告奋勇当崔西的搭档时，崔西还闹了点别扭。

“好啊，那你老婆怎么说呢？”崔西问，“她难道不会有那些该死的问题？”

“希望不会。”肯辛回应，“我家有三个不到八岁的孩子，那大概是我们一起做的最后一件有趣的事。”

听罢她就知道，肯辛是可以和她共事的人。

他们后来找到一个合作模式，也就是“坦诚相告”——不记仇，没疙瘩。就这样，他们的伙伴关系持续至今。

“肯辛，你心里还有别的事？”

肯辛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比利在大厅叫住我。”

比利是第一小组的小组长。

“他让我等到现在才有咖啡喝，最好有个好理由，否则别怪我大开杀戒。”崔西说。

肯辛并没有被逗笑。晨间新闻喃喃的播报声从隔壁第二小组的“牛棚”传来，某张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，却没有人接听。

“跟汉森案有关吗？头儿又来找麻烦了？”

他摇摇头，“比利接到验尸官办公室打来的电话，崔西。”他直视着崔西的眼睛，“有两个猎人在雪松林镇上方的山岭发现了一具尸体。”

2

崔西的手指因期待而颤抖着。一整天的阵阵微风，吹得她的风衣后摆不停地翻飞，而她正等待着这道阵风过去。经过两天的比赛，只要再战一场，1993年华盛顿州单动式手枪射击赛的冠军^①就出炉了。才22岁的崔西已蝉联三届冠军，去年才把宝座拱手让给了小她四岁的妹妹莎拉，今年姐妹俩同时打进了总决赛，两人势均力敌，战况激烈。

裁判手拿定时器来到她耳旁，低声说：“该你了，‘克罗斯拔枪’。”她那牛仔风的头衔可不只是在她的姓氏上动点手脚，那也是她和莎拉都钟爱的手枪皮套款式。

崔西捏住软呢牛仔帽檐，深吸一口气，准备向世界上最棒的西部牛仔电影致上最高敬意，“拔枪吧，你这混蛋^②。”

定时器“哔”的一声响起。

她右手拔出左皮套里的柯尔特左轮手枪，拇指扳回击锤，开枪射击，同时左手也已拔出了枪，扳回击锤，开枪，射倒第二个靶。找到节奏后，她的动作更加流畅，速度也开始加快，快到几乎听不见铅弹击发时的“叮叮”声。

右手，扳击锤，射击。

① 单动式击发，手枪击发方式之一。

② 1969年西部电影《大地惊雷》中，约翰·韦恩的经典名句，他凭借此片得到奥斯卡最佳男主角。2011年，该电影由导演科恩兄弟重拍，片名改为《真实的勇气》。

左手，扳击锤，射击。

右手，扳击锤，射击。

瞄准下排靶子。

右手，射击。

左手，射击。

最后三发子弹急速击发。砰、砰、砰！她帅气利落地双枪一转，“啪”的一声将它们放到木桌上。

“结束！”

部分观众高声欢呼，但又随即安静下来，那些人发现了崔西已经知道的事。

她开了十枪，却只有九个“叮”声。

下排第五个标靶仍然直挺挺地站着。

她漏掉了它。

站在标靶附近的三位裁判各自竖起一只手指，进一步确认了摆在眼前的事实。这个失误的代价很高，她的总用时必须多加五秒。崔西惊讶地瞪着那个靶，但再怎么瞪，它也不会倒下了。她不甘心地收起手枪，插进皮套，站到一旁。

所有目光都转移到外号“孩子”的莎拉身上。



那辆手推车是她们的父亲亲手打造的，用来让姐妹俩放枪和弹药，崔西和莎拉一起拉着它穿过布满碎石的停车场。天空一下子就暗了下来，天气预报说的暴风雨似乎要提前来到。

崔西用钥匙打开蓝色福特卡车的硬壳车斗罩，放下尾门，猛地转身质问：“你搞什么鬼？”但她压低嗓门的能力实在不怎么样。

莎拉把帽子往车斗一丢，金发流泻，溢过肩膀，“什么？”

崔西举高手中的银色冠军奖章，咬牙说：“你已经好多年没打失过两个靶了，你以为我是笨蛋吗？”

“是风变大了。”

“你是个差劲的骗子，知道吗？”

“你是个差劲的赢家。”

“因为我没赢，是你故意让我赢的。”崔西顿了一下，等着两个看热闹的人快步走过，此时有几滴雨点飘落。“你运气好，爸爸不在现场。”她说。

8月21日是父母结婚25周年，詹姆斯·“医生”·克罗斯怀特并不打算要求老婆大人放弃夏威夷，改到州首府尘土飞扬的射击场欢庆纪念日。崔西叹了口气，态度和缓下来，不过依然愤愤不平，“我们都说好了，不是吗？要一起尽全力，否则别人会以为这场比赛只不过是一个骗局。”

莎拉还来不及回话，轮胎碾过碎石的声音就在两人附近响起，转移了崔西的注意力。本驾着白色皮卡绕过她的福特，在驾驶座上对她们微微一笑。即使崔西和他已经约会一年多了，他还是一见到崔西就会满脸笑意。

“等我明天回家再和你算账。”崔西对莎拉说完就迎向已经跳下车的男友，本的身上还穿着她去年圣诞节时送给他的皮衣。他们给了彼此一个吻后，本才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遇上警察临检，我看酒驾的人是绝对过不了塔科马的。我现在好想喝啤酒。”崔西帮他把皮衣领子立起来，本瞥见她手上的奖章，“嘿，你赢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赢了。”她的视线瞥向莎拉。

“嗨，莎拉。”本打着招呼，眼神和声音则带着一丝困惑。

“嗨，本。”

“可以走了吗？”他问崔西。

“再等一下，马上好。”

崔西脱掉风衣和红色领巾，往车斗丢去，在尾门上一坐，抬起一条腿，要莎拉帮她脱掉靴子。她再次抬眼看去，发现天色已经全黑。

“这种天气，我不放心让你一个人开车回家。”

莎拉把靴子丢进车斗，崔西再抬起另一条腿，莎拉抓住靴子的后跟说：

“我十八岁了，可以自己开车回家，而且这里又不是没下过雨。”

崔西看着本，“我们应该带她一起去。”

“她才不想去。莎拉，你不想去吧？”

“对，一点都不想。”莎拉立刻说。

崔西穿上平底鞋，“这可是暴风雨。”

“崔西，拜托，你把我当十岁孩子啊。”

“你就是像十岁孩子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把我当十岁孩子看。”

本瞥了一眼手表，说道：“小姐们，我实在不想打断你们精彩的对话，但我们必须出发了，否则会赶不上预定时间。”

崔西把旅行袋交给本，让他拿着袋子朝皮卡走去，然后嘱咐莎拉：“走高速公路，不要走郡道。天色会变得很暗，再加上大雨，视线会很糟。”

“走郡道会比较快。”

“别闹，走高速公路，沿原路从出口绕回去。”

莎拉伸手向崔西要钥匙。

“答应我，听话。”没有莎拉的保证，崔西不会交出钥匙。

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莎拉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发誓。

崔西把一串钥匙放到莎拉手手，再蜷起她的手指包住钥匙，“下次别想太多，尽管射倒那些该死的靶。”说完她转身走开。

“嘿，你的帽子。”莎拉喊着。

崔西摘下帽子，把它按到莎拉头上，莎拉对她吐了吐舌头，崔西想再发脾气，但看见妹妹一脸我见犹怜的样子，她的气一下子都消了。崔西感到一抹微笑正在自己脸上绽开，“你这小鬼。”

莎拉给了她一个大大的笑容，“是啊，所以你才这么爱我。”

“是，是，所以我才那么爱你。”

“我也爱你。”本插话进来，他已经推开副驾驶座的门，侧倒在座位上，“如果我们能赶上订位，我会更爱你的。”

“来了来了。”崔西说。

她跳上车，关上门，本抬手向莎拉挥了一下，随即快速来了个U型大回转，朝出口处越来越长的车队而去。细细的雨滴在车灯的照耀下，仿佛被晕染成星星点点的黄金，崔西转身往车窗外看去，莎拉依然站在雨中望着他们。崔西突然有了回头的冲动，她觉得好像忘了什么事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本问。

“没事。”但那股冲动依然强烈。窗外，莎拉正若有所思地盯着自己的手，突然，她仿佛明白了姐姐的用意，赶紧抬头看向崔西。

崔西刚才把奖章连同车钥匙一起放到了莎拉手中。

从此之后二十年，崔西再也没看过那两样东西。